



星期 特刊

这个节日,听听“她”的声音

妇女节、青年节、护士节、劳动节……国家认定的每个特定群体的节日,并一年一度纪念这个节日,是为了让人们更多地听见并关爱这个特定群体。“三八”国际妇女节,一个专门为女性设置的节日——1921年,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1924年,中国首度公开、正式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1949年以后,《人民日报》每年发表“三八”国际妇女节社论……时间已然走过100多年,妇女运动和有关“妇女解放”的内涵在变,社会关注女性问题的主题在变,女性的思想和追求也在变。当下中国,对于占了“半边天”的女性,“她”的幸福指数,往往就是家庭的幸福指数、社会的幸福指数。因此,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即将到来之际,请认真倾听“她”、了解“她”、关心“她”,并且爱“她”!

我,为什么单着

妈妈说:不要着急,
无论哪个年龄段遇到爱情都很好

■记者曾晨路

“不找对象不结婚”“30岁还是母胎SOLO”……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把单身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她们往往经济独立、灵魂自由,肆意又洒脱。

她们为什么选择单身,她们对婚姻有何期待?在“三八”节到来之际,我们找到两位暂时保持单身的女性聊一聊这个话题,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启发。

【声音一】没有遇到“对”的人,没有时间谈恋爱

“小姨,你为什么不找男朋友?”这是10多年前,读幼儿园的外甥经常问“葡萄”的问题,那时她30岁,正是事业的关键期。面对四五岁的小男孩,“葡萄”不糊弄,每次都认真作答:“因为我还没有碰到喜欢的人,碰到了,就会跟他在一起。”

如今,小男孩已经长大,开始了他第一段朦胧的恋爱。42岁的“葡萄”依然单着。

“性格使然。”“葡萄”把自己一直单身的原因归结于此。

“我给另一半定的标准比较高,希望他是生活伴侣也是生活导师,但又不能多味十足。”随着阅历的丰富,眼界的开阔,“葡萄”意识到她的这个标准变得越来越具体、严苛,但她却坚持不降低要求,“10分就是10分,差0.5也不行。”

另一方面,作为高敏感人群,她对陌生人保持怀疑、审视态度,需要长时间的接触和磨合,才能放下戒备,“一直以来身边都没有出现可以长时间相处的异性,所以就单着了。”

“跟爸妈在家里很舒服,没压力、轻松。”24岁的佳妮,上一段恋情在两年前结束,之后,她一直保持着单身,虽然周

【声音二】向往婚姻,也随遇而安

蔡澜先生曾说:令你爱得轰轰烈烈的情人一定会出现,只是时间未到。“葡萄”深以为然。

前些天,“葡萄”和妈妈聊起婚恋的话题,她说,不是不愿意走入婚姻,而是还没有遇到那个合适的人。有的人二十几岁就遇到了,我可能六十岁才能遇到。妈妈狠狠地摇头表示赞同,“不要着急,无论哪个年龄段遇到都很好。”

“葡萄”还记得十五岁最美好的花

【声音三】向往平等且相互尊重

“结婚肯定会结的,不过应该是三五年之后的事,我不想现在就家庭困住。”对于婚姻,佳妮有志向有憧憬。

志忑来自于朋友的现状。两年前好朋友步入婚姻生活,看着她从爱臭美的女孩子变成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成天围着小孩的妈妈,佳妮有些抗拒,“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得趁年轻时多积累工作经验,多挣钱。”

话虽如此,她对另一半、对婚姻也有许多美好的憧憬——他不一定非要很

边不乏追求者,但她更享受现在一个人的自在生活。从客服主管辞职到摆摊卖烧烤再到新能源汽车销售,她把热情投向一切让自己感兴趣的事,空闲时间也安排得满满当当,练字、打游戏、刺双面绣、旅游,“忙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谈恋爱。”

不管是42岁,还是24岁,不管因什么而暂时单身,“葡萄”和佳妮都感觉到近些年社会对晚婚甚至不婚越来越包容。“我跟爸妈打过预防针了,肯定不会早结婚的,他们都没意见,说我开心就好。”佳妮身边有不少30多岁还单着的女孩子,她观察发现,她们大多过得潇洒惬意,来自家庭的催婚压力没传说的那么大。

“结婚率走低,青年独居群体日益壮大,我个人觉得这是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不用恐慌和抗拒。”在“葡萄”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多数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基本能达到物质不缺、精神充盈,不再需要依附男性而生存,这是一种进步。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为单身人群的存在提供了更加便利和宽容的环境,但真正选择单身,最终还是个人的选择。

季年华,懵懂的她遇到过美好的“爱情”。“我喜欢他,也能感受到,他是喜欢我的。”但在那时,初中生谈恋爱是被明令禁止的,每当她想要去表达、去拥抱这份纯真的感情时,另一个更响亮的声音会在耳边响起:“这是早恋,不可以,你们最终是不会在一起的。”“葡萄”最终把这段甜蜜又苦涩的感情深埋心底,“可能过早体会了,就不会太期待,更多地是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能遇到最好,一个人也挺好。”“葡萄”说。

帅或者很有钱,但是会体贴人,能和我一起分担家务。她说,“理想的婚姻状态应该像我姐姐和姐夫那样,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事情商量着办……”佳妮说,姐姐有了女儿之后,照样可以经常约闺蜜吃饭、逛街,姐夫在家能把女儿照顾得很好,烧饭、洗澡、陪着玩游戏,样样得心应手、乐在其中,“没有谁服从谁,也不用以我为主或以对方为主,平等且互相尊重,是我向往的婚姻。”

多地公布婚姻大数据

结婚登记平均年龄均在30岁以上

近日,多地民政部门公布2022年度婚姻大数据。来看看有哪些“亮点”。

●江苏常州

常州市民政局公布2022年全市婚姻大数据:2022年,常州市结婚登记21438对,离婚登记6971对;与2021年相比,结婚人数有所下降,减少了289对,离婚人数有所增加,增加了298对。总体来说,常州市婚姻状况较为稳定。

2022年,25—29岁的人群是结婚登记主力,这个年龄段男性占登记结婚男性总数的43.05%,女性占比41.81%;其次为30—34岁人群,这个年龄段男性占登记结婚男性总数的20.57%,女性占比16.56%。

2022年,常州市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1.05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为31.76岁,女性平均年龄为30.34岁;初婚平均年龄为27.58岁,男性平均

年龄为28.28岁,女性平均年龄为26.82岁;再婚平均年龄为40.09岁,男性平均年龄为42.15岁,女性平均年龄为38.6岁。

●浙江杭州

2022年,杭州市共办理结婚登记65315对。杭州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28.8岁、女性27.5岁,与2021年相比分别推迟了0.3岁和0.4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男性31.7岁、女性30岁,与2021年持平,而登记结婚的高峰段仍为25至29岁。

从结婚双方的年龄差来看,男方向女方大1至4岁依然是主流。2022年,男方向女方大于女方年龄的有28674人,占男性结婚总数43.9%;男女双方同龄的有11759对,占结婚登记总数的18%。女方向男方1至4岁的有12612人,占女性结婚总数的19.31%。

综合央广网、中国江苏网、杭州发布



独立女性陈慧

一个自由的女性 拥有很多可能

■记者张浩呈

陈慧有多重身份,日常她在宁波余姚菜市场推着小车贩卖小物件,菜刀、蟑螂药、苍蝇拍、马桶刷……什么都卖。闲下来时,她会读书写作,并已经出版了《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世间的小儿女》两本书,反响都不错。《世间的小儿女》出版后,还入围2021浙版好书年度榜、2021文学报年度好书榜评选,但她并不想冠上作家的头衔,她多次强调自己始终是一个“三道贩子”。

一边是摆摊,一边是写作,巨大的身份反差,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她,人们惊奇于庸常的市井之中,还有一位女性游荡在文学的世界,独立突兀。人们喜欢这种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她身上投射自己的期许和羡慕,将她的生活浪漫化。但陈慧否认这一切。不美化、不矫饰,不把写作看得很高,“做小贩的收益祭拜了我的五脏庙,写文章的愉悦丰富了我的闲暇时光,二者的作用并无区别。”

设身处地地想象和解构女性处境、难处和苦处

陈慧拒绝建构、拒绝虚高,她粗粝而鲜活,一旦你准备给她冠上什么头衔,她会立即否认,并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构。她也并不把写作看得很重,在日常生活中,写作被她排在摆摊、睡觉之后,“写作没那么重要,兴致来了就写,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没有计划,没有任何预谋。”

当被问到日常摆摊是否为她写作收集素材提供了一个绝佳窗口时,她连忙否认:“摆摊是为养家糊口,没那么美好,这是我的立身之本,我就是个‘三道贩子’,之后才是其他。”陈慧写过很多故事,大多是根据身边人的真实改编而来,但她从不会为了写作而主动去打听,“他们主动来跟我讲,我会认真听,只要来跟我讲,我就可能写进故事里。”

陈慧书写的冲动产生于对自身处境的觉察:她发现自己的生活出现了裂痕。

26岁前,陈慧的人生一直在江苏如皋度过。小时候被人抛弃,少年时返回亲生父母身边,高中毕业后突然染上顽症,缠绵病榻多年。27岁那年,经小姨介绍,陈慧从苏中嫁到了浙东山区——余姚梁弄。但婚后生活并不如当初想象的那般美好,“当时我什么都不懂,觉得自己这么乖又听话,别人就自然会对我好,但我想错了。”

裂痕也出现在生活中各个角落。首先是语言,语言是融入一个新地方的敲门砖,

陈慧写过多小人物的命运,底层人的悲欢和内心洪流,记录了在现实生活中种种看得见、看不见的悲喜。陈慧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活得容易。

几年前,陈慧写过一个故事,关于20年前发生在苏中乡间的一起凶杀案。一位村长趁着夜色,潜入屠夫家和屠夫老婆幽会,两个人正浓情蜜意时没料到屠夫突然折了回来。电光火石间,村长在逃跑的过程中被气红了眼的屠夫连捅了十来刀。偷一段情,赔一条命,毁了两个家庭,很多人会扼腕和叹息。不同于人们唏嘘男人的命运,陈慧更多想的是凶杀案中这个女人的命运。村长付出了四十出头的生命代价,失控杀人的屠夫被判了无期,一堵庄严的高墙把他与飞

生活中有裂痕,写作于她,是出口,更是陪伴

短流长远隔开。那个处于风暴中心的女人只能孤岛一样地活着,无路可逃。那两个撒下她而去的男人,从此成了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持久而残忍地投射在了通向她余生的漫漫长路上。

这样的故事,在陈慧笔下还有很多,《十六响》中的“秋月”,当那个他淡淡的微笑永远镶嵌在相框里,她的世界不知将怎样继续,只剩下十六响回荡;《菠萝头》中的“宝镜”,中风后还要拖着半残的身子来到菜市场谋生,最终变得痴痴癫癫。同为女性,很多时候陈慧会把目光投向女性,会设身处地地想象她们的处境,她们的难处和苦处,这似乎是她作为女性的一种自觉。“我在菜市场,每天接触大妈、大姐、小媳妇,有无数可供我写的故事。”

“清醒”都是磨出来的

从领会到熟练运用梁弄方言,陈慧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除了少数音调有细微的偏差,最后她基本可以做到“以假乱真”。但尽管努力融入,她发现自己永远是这里的局外人。“这里没有我的童年,没有我对过过的回忆,没有千丝万缕的亲友关系,当在这这儿开口讲话,总有人试图用蹩脚的普通话来提醒我外乡人的身份。这于我,是一个属于别人的故乡,而住在别人的故乡,始终是一件不很踏实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没有“自由”,就连最简单的吃饭都没有选择权,“寄居在孩子奶奶屋檐

巨大到空旷的自由

说,“所谓自由,就是有选项。人生中有选项,对于女性来说非常重要。”陈慧看重这份自由,在一篇文章中,她说:“我写字十多年,出过两本书,在名声鹊起时,有大的平台来邀我做网红,有热心的人来催促我借机转型,但是我并没有。不是我清高,不是我不爱钱,只是比起前者,我更热爱自由——一份独属于我自己的自由。这种自由简直巨大到空旷,我可以什么都想,也什么都不想。”

这样的场景看起来很美,但只有陈慧自己知道其中的艰辛。“摩托车跑起来,阴险的寒风还是抓住一切缝隙往我的身体里扎。天还是黑的,我不紧不慢地尾随着我的车灯,开下去好久,也没有见到一个人,一辆车。黎明前的巨大虚无感包裹着我,仿佛这个世上,只有我,和一束牵引着我前行的光。”

尽管如此,陈慧认为只要一个人的心不苦,无论他处于何种境遇,永远都不辛苦。日本女性主义者野上千鹤子在一次对话中